

往事憶述

空手天涯五十年(上)

——燃燒自己照耀他人 (本文插圖刊第八頁)

●余受之

就這樣前往墨西哥

路是人走出來的。自從一九三七年我離開祖國，走上不歸路，注定我這大半輩子都在海外。

一九三六年(民國二十五年)的夏天，南京在熱氣薰蒸中，我卸去了曉報主編之職，替僑務委員會編寫一本「華僑遊覽指南」，突然僑民教育處陳處長約我談話，徵求我去墨西哥京城出任中華學校校長。他說：學校的待遇很薄，只有月薪墨幣八十元(當時墨幣三元六角換美金一元每月合計美金二十二元多。)他稍停一下，再說：但是，那裏華僑的文教事業極為落後，須待你去開創，我毫不猶疑地答覆願意做一個拓荒者。我將要離開之前，他又微笑地說：你還姓得不錯。我覺得有點愕然。他隨即解釋道：美洲華僑姓氏觀念特重，除了陳、黃、李等大姓之外，姓余的還不算少數民族，所以說你姓得還不錯。他這句話果然應驗在我以後的工作生活上。

辦理護照，費了我幾個月的時間。那時墨西哥在中國沒有使領館，只有一位名譽領事住在上海，還須等候墨國外交部的批准。中南美洲國家

辦事之無效率，我已初嘗苦頭。

向僑務委員會領下國幣五百元的旅費之後，頗費思量。當時的五百元國幣折合美金不過一百七十元。由上海坐船到舊金山，統艙位也要美金八十七元，三等特別艙再加十元，由舊金山搭火車去墨京要四十多元，路上還要零用。好在自己有點積蓄，否則上任都成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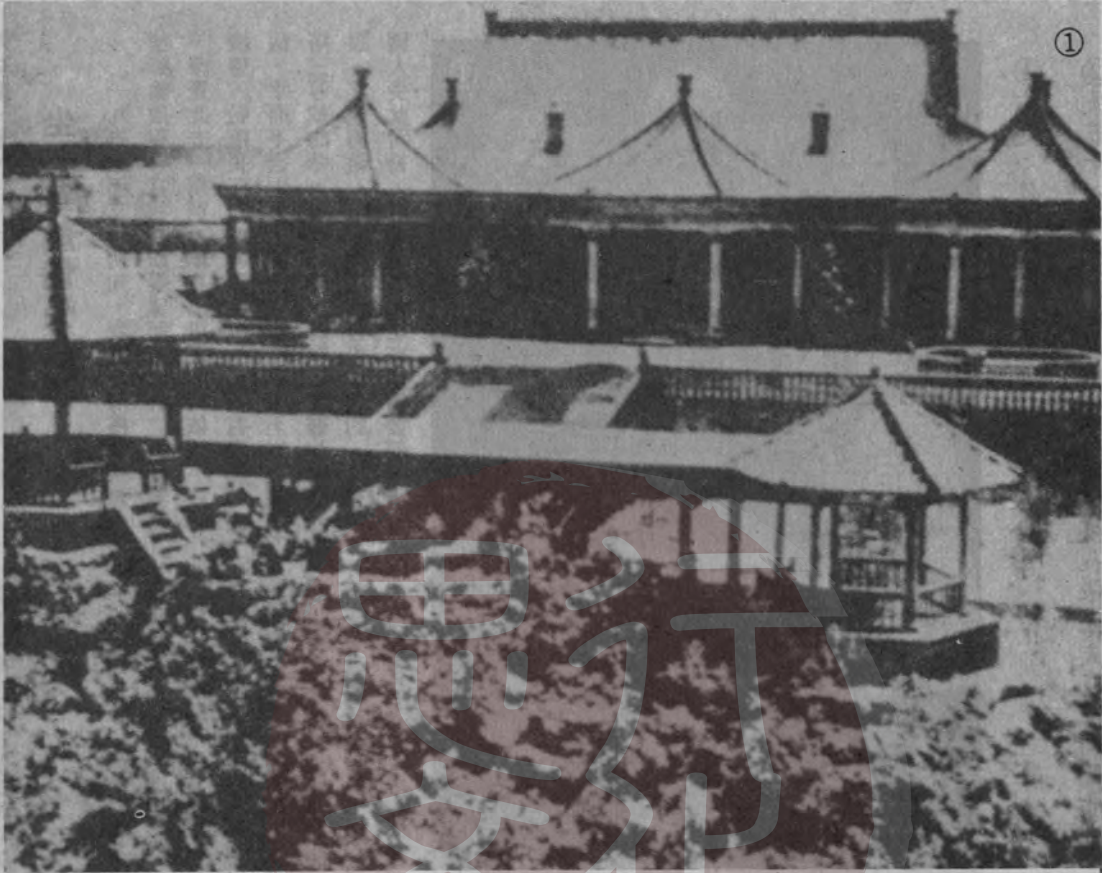
西安事變震驚全國

在南京辦理出國護照期間，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委員長由張學良陪同自洛陽飛西安，安撫東北軍。下機時曾遭東北軍官佐數百人包圍，要求停止剿共，一致抗日。蔣委員長駐節臨潼華清池，排日召見陝、甘將領，勸說必先安內才可攘外，剿共已至最後成功階段，務須堅持到底。張學良、楊虎城不聽忠告，十二月十二日晨，張學良派兵進犯華清池，包圍行轅，擊殺侍從多人，劫持蔣委員長赴西安。一面由張學良晤見蔣委員長，陳述「兵變」之目的，一面向國民政府提出無理要求多端。西安事變消息傳出後，全國震動，因為當時

國難已至嚴重關頭，蔣委員長為全國精神之所寄，定危救傾之所賴，張學良無異置國家民族前途於不顧，遂成為輿論交謫之對象；曾對政府持異見之李宗仁、馮玉祥等亦譴責張學良。一時國內各地各界紛紛舉行營救蔣委員長暨討逆大會，情緒至為激烈，張學良、楊虎城乃成孤立無援之勢。

張學良生性偏激，昧於國家大計，不察蔣介石謀國苦心，既懷國恨家仇，復受中共所煽惑，鑄此無識不忠之大錯。但自十二月十二日事變發生之後，張學良檢視蔣委員長日記及各種文件，備受蔣氏精神所感召，深感悔悟。二十二日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親飛西安，勸張學良勿以民族前途為犧牲，張學良益覺自慚。加以共產國際鑒於中國軍民之憤慨，知非蔣介石領導不能抗日，非利用抗日中共不能發展，指示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件，情勢乃有轉機。二十五日張學良乃親送蔣委員長飛離西安，二十六日抵南京，表示願受國法之裁判。

西安事變為全國同胞擁護蔣介石委員長之表現，亦為舉國上下團結禦侮之象徵。惟剿共工作



①

敬
 軍
 生
 情
 期
 故
 不
 止
 我
 社
 中
 十
 月
 七
 日

① 蔣介石委員長被叛軍劫持至西安綏署之新城大樓。
 ② 蔣介石親筆致函軍政部長何應欽囑不可衝突，並暫
 停轟炸。

則功虧一篑。

坐三等艙備受歧視

一九三七年三月初旬，我由上海搭胡佛總統號郵輪啟程。當我回頭看望那大廈林立的外灘時，深覺此去一為別，單身萬里征，有依依不捨的懷戀。船離長江口後，風浪漸大，我有暈船的毛病。幸而不過兩天，便抵日本神戶。上岸之前，搭三等艙的華人排成一行，聽候日本醫生檢查沙眼。其他國籍人士，難道沒有患沙眼的，獨有中國人受此苛待，深感不平。船在橫濱要停一天，

我的同學王君接我去東京遊玩。那時東京的百貨公司，最高只有八層樓，比起上海國際飯店還差得遠呢。

經過二十一天的航程，終於達到了舊金山。

當郵輪徐徐駛近金門橋時，在青山碧海海中出現了一座紅彤彤的吊橋，鎖住三藩市灣的咽喉，確是壯觀。船停碼頭之後，我正準備上岸，美國移民局的調查員要我等候押送過境，不能自由行動。我以持有美國領事過境簽證，提出抗議。那知該調查員竟以我是搭三等艙位為理由，拒絕我的抗議。我氣急之下，要求打電話通知我國駐金山總

領事館。黃朝琴總領事聞訊，即派一位領事來船向移民局提出交涉，終於放行，我從此得到一個啟示，找出華僑為什麼特別愛國的原因。

余姓宗親助我立足

我趁火車到了美墨邊界的巴索（EL PASO），迎面來了一位白髮的老華僑，衝著我說：你是受之哥嗎？我是余榮超，得到南京方面朋友通知，特地來接你的。他不但招待我的膳宿，還送我過墨境阿利市（CD. JUAREZ）搭火車，真是叨了姓余的光。



① 右起：作者、于右任、作者夫人合影。

② 民五十八年十月作者與陸軍官校校長張立夫在鳳山閱兵。





①西安事變前蔣介石（左）與張學良（右）合影。

②蔣委員長偕夫人西安出險還京，國府主席林森親迎於機場。



由呵利市到墨京，坐了差不多四十個小時的火車。第一天所見的大部是沙漠，除了仙人掌和龍舌蘭之外，沒有見到其他植物。第二天才見到農村和市鎮。到了墨京附近，平曠沃野，顯出都市氣象。

中華學校董陳、吳二君到車站來接我到學校住下，適譚紹華公使到任不久，僑團紛紛設宴歡迎，亦順便歡迎我。因此到墨京的第二天，便參加了龍岡公所所設的宴會，龍岡公所是由劉、關、張、趙四姓組成。劉、關、張桃園結義是婦孺皆知的小故事。趙雲因保阿斗有功，劉備說：子龍猶吾弟也。所以姓趙的也認作龍岡的兄弟。

我繼續參加了好幾個宴會，其中昭倫公所是由談、譚、許、謝四姓組成，因為四個姓都是「言」字旁。余風采堂的宴會中，我是主角，認識了余愛和主席。他是我後來能在墨京立足和經商的主要支持者。

呂宋華裔雙語教學

我接任校長之後，首先是認識環境，訪問僑領和學生家長。使我感到驚異的，是華僑多半要有墨籍太太，他們叫做呂宋婆。為什麼叫做呂宋呢？他們以西班牙為大呂宋，（菲律賓實是小呂宋），西班牙語叫做呂宋話。所以墨西哥婆叫做呂宋婆，所生子女叫做呂宋仔、呂宋女，以別於唐人婆所生的唐人仔、唐人女。為什麼有這樣多的呂宋婆呢？第一、是墨國移民例並無親屬團聚的待遇。第二則因旅墨華僑除少數殷商外，大都經營小本生意或做工，收入並不豐富，幣值又低，

要想接家眷來墨國，或回唐山（中國）討個老婆，均非易事，因此住上幾年之後，難免與墨國女人結婚或同居，在當地生根了。

中華學校學生，唐人子女還不到五分之一，教學方面，迫得兼用華呂兩種語言。林語堂先生於抗戰期間曾來墨京旅遊，我請他來學校講演。他講國語我譯成粵語，再由另一教員譯成呂宋話，其難處可以想見。

為了訓練學生講粵語（華僑百分之百是廣東人）我編寫了一本華呂文對照的會話，作為補充教材。我到校不久，陶知行先生適來墨京訪問，他到學校來教學生唱「幹幹幹」的歌，學生學得很快。因此我利用唱歌遊教材來訓練學生聽和講粵語，以後我更將抗戰歌曲拼合起來，編成歌劇，由學生演出，頗得好評。

僑教之外兼辦黨務

中華學校是由華商捐款維持，附設在中華商會內，嚴格說來，只是華文補習學校而已。（美洲僑校大都如此），學生都在墨國學校讀書，下午三時至六時才來華校學習中文。學校既有教員上課，我這個做校長的既無多的行政可辦，難免有空虛寂寞之感。乃事有湊巧，竟然事情找上門來。

墨京有一個直屬中國國民黨中央的支部，我到墨京之後，適支部駐黨幹事侵吞公款，鬧得黨務完全停頓。我在各委員敦促之下，勉強出來收拾這個濫攤子，那個時候既無錢，又無人。我接手後，首先要求各委員暫時墊出錢來，以供日常

開支。我願先盡義務，恢復所屬黨部對支部的信心。海外黨部當時是以黨員養黨，中央並無津貼，經過三個月後，所屬黨部才逐漸將黨費繳上來，不但恢復常態，而且更有進展。

次年，我當選為委員兼秘書。在我擔任委員兼秘書凡七年的期間，所屬黨部單位由八個增至十四個，黨員人數由三百多人增至八百多人。存款由無到有。更在六年之後，籌款購置黨所，使黨的財務基礎臻於穩固。

國民黨在墨京僑社中處於領導地位。我主張：（一）委員要以身作則，黨員要為民前鋒。（二）要在幕後實地工作，不要爭取名義或地位。（三）以團結僑社為先，團結才有力量。因此國民黨獲得僑胞的信任，對抗日救國工作的推進，發生很大作用。

創辦日報僑聲月刊

我三月杪到墨京，七月七日發生蘆溝橋事件，導致全面抗戰，我發起由中華商會號召所有僑團共同組織墨京華僑抗日救國後援會，我被推選為文書兼宣傳兩科主任，又是募捐隊長。

那時墨京尚無華文報紙，舊金山寄來的華文報須一個星期後才能看到，我為了供應僑胞最新資訊起見，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創辦「抗日新聞」，附屬於抗日會，將當天西報有關抗戰新聞，譯為華文，每日印行一張。次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三月，我又在黨部創辦「僑聲月刊」，宣揚國策，溝通僑情，抗日新聞辦到抗戰勝利為止，僑聲月刊則一直辦下去。



① 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與夫人相偕脫險後合影。

② 蔣宋美齡女士聞變後，飛函慰問夫婿蔣委員長。

夫君愛鑒昨日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竊
思吾

兄平生以身許國大公無私所作為無絲
毫為自己個人權利着想即此一點寸衷足
以安慰且抗日亦係吾

兄平日主張唯

兄以整個國家為前提故年來竭力整頓
軍備團結國力以求貫徹抗日主張此公忠為
國之心必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目下吾

兄所處境况真相若何望即

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禱

上帝賜福吾

兄早日脫離惡境請

兄亦祈求

主宰賜予安慰為國

珍重為禱臨書神往不盡欲言專此奉

達敬祝

康健

②

妻 美齡

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

一九三七年夏天，我又號召華僑男女青年，成立救國游藝社，共分話劇、粵劇、音樂三組，我係社長兼話劇組主任。適值廣東省購機委員會來函，要求協助，我漏夜趕寫「守財奴傾家蕩產」兩幕話劇，於八月間演出，轟動僑界。除門票外，當場還捐得墨幣五千餘元，一併寄回廣東購機會。以後大約每兩個月舉辦游藝會一次，所得款項匯回重慶，為救濟傷兵難民之用。抗戰期間，共舉行游藝會三十四次，募得款項墨幣約十五萬元。我除自編話劇之外，曾演出丁玲的「重逢」和吳祖光的「鳳凰城」，後者出動演員三十餘人，為墨京空前未有之盛大演出。為了救國，我可以說是鞠躬盡瘁，常常到了半夜以後才能睡覺，但一想到前方抗日將士的辛苦和僑胞們熱烈的愛國赤忱。我的辛苦都無所謂了。

返渝受訓結識嬌妻

一九三九年春，國民黨中央調我回重慶受訓，我將各項事務託人暫行代理，於五月大轟炸期間到了重慶，向浮屠關（後易名為復興關）中央訓練團報到，參加黨政訓練班第三期，受訓一個月，結業之後，我順便回到我的家鄉——宜賓——行，竟在家鄉遇到了我的終身伴侶劉祖槐女士。我在墨京原有一位女朋友K女士，幾乎到了論婚嫁的程度。那知K女士後來為另一名金華人所追逐，竟背我而去。當時對我確實是一個精神上的打擊，但因我每月忙於僑社和救國的工作，把悲情化為力量，才逐漸淡忘下去。

這次回家，父母對於我的婚事，極為關心，

適一位父執輩介紹我和祖槐認識，經過多次晤會之後，我發覺她內在的優點，雖然她是縣長的千金，但她樸實無華。吃苦耐勞，對人處事，都有分寸，是我理想的伴侶。相識一月之後，為避免跑警報，我們在近郊的「筱園」舉行訂婚典禮。因為我在墨京任務太多，無法久留，故在訂婚之後，即趕回墨京工作。

此後我們兩地相思，只賴通訊一傾情懷，到了日本珍珠港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我們間的通訊幾乎中斷。鄉間曾有謠言，說我已在外遇，但祖槐堅信我們間的愛情是堅定不渝的。

兩次打擊安然度過

人生的道路總是崎嶇曲折的。正當我幹得起勁的時候，突然收到墨國移民局的通知，限我於三十日內出境。真是一頭霧水，令我莫名其妙。經託朋友向移民局查問，才知道有人向移民局報告，說我已被學校解聘。因為我是應聘來的，如果解聘，便喪失居留權。再查出告我的人係僑社中失勢的一個派系，想誣陷我來出氣。經我報告中華商會召開全僑大會，對該敗類齊聲指責。該誣告人自知眾怒難犯，除自願向移民局撤回對我的誣告之外，並當眾向我道歉，此事遂告和平了結。殊一波甫平，一波又起。我國駐墨公使C君到任不久便向僑胞招股，擬在廣西省開金礦。許多僑領向我徵詢意見，我以此舉不無藉權謀私之嫌；而且所謂金礦尚係未知數，因此招股之事，受到僑胞抵制。他查悉此事，對我銜恨在心。不出三月，黨部收到中央公文，謂「余受之

辦學辦黨均無成績，資望已失，人地不相宜」，要撤去我的秘書之職。而該文的根據是「據密報」三字。支部同志心知肚明，因C公使係中央候補委員，又係駐墨黨務指導員，只有他的「密報」，才使中央相信，因此支部開會議決，由全體委員簽名呈覆中央：（一）余秘書係由支部選出，並非中央委派何來撤職？（二）將余秘書歷年在學校，在黨部、在救國會、在僑社辦事成績一一列出，請中央不可輕信人言。此文發出之後，中央迄無指示，不了了之。我雖然接連受兩次的打擊，但在同志僑胞一致支持之下，決繼續努力，以報答他們對我的厚愛。

重回宜賓團圓迎親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國民黨中央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我以全票當選為墨京直屬支部代表。三月中旬我赴舊金山，會齊美洲各地代表，在山度港（SAN PEDRO）搭美國運兵船戈登將軍號起程。時太平洋尚在逐島戰爭中，因此，運兵船要繞道澳洲在墨爾本（MELBOURNE）停留兩日，繼續轉向北航，凡行三十三日才到印度的加爾各答轉搭飛機赴渝開會。會中蒙蔣中正總裁召見，會晤到黨國元老吳敬恆、張繼、陳立夫，于右任、孫科、楊森等，恭聆高論，獲益非淺。

我的未婚妻劉祖槐早來重慶相候。開完大會之後，我們假法比瑞同學會禮堂舉行結婚典禮，黨政首長和美洲全體代表參加我們的婚宴。苦守我六年的祖槐終圓舊夢，歡愉之情，可以想見。

在北碚度蜜月後，我們即搭輪赴宜賓。余、劉雙方家長補行宴會，少不得一番熱鬧。我們又去鄉下祖槐老家，享受田園風味。九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。我們回到宜賓，商量今後行止問題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是留在國內，謀個一官半職。根據黨員從政資格甄審條例，我被評為簡任八級，可做一個不大不小的官。另一條路是仍回墨西哥辦理僑務。我自己反省，個性太過剛直，不會吹捧，做官實非所宜，祖槐亦同意我的想法。因此，我們拜別雙方家長，再次踏上征途。這次不是我一個人，還有一個親愛的伴侶，增加我不少的信心。

改行從事餐館生意

我們於一九四六年農曆元旦由重慶飛上海，時值大戰之後，中美間的正規航線尚未恢復，我們候至七月初旬，才搭上運兵船改裝的客輪直航舊金山轉往墨京。受到三十多位好友們在車站熱烈歡迎，並有女生向我們獻花。

同志僑胞們爲了我們結婚，除贈送傢私用品外，並收受了三千多元的賀儀。因此我們在餐館訂了十五桌席，答謝友好。我同祖槐共度了短暫的休假之後，不能不爲未來作一個長久的打算。祖槐認爲在僑社工作，雖可餬口，但不能出人頭地，主張要從生意入手。我亦贊同，但既無經驗，又乏資金，乃求助於愛護我們的余愛和，他一口答應。正是吉人天相，剛好他有一家與人合夥的餐館，該夥伴要返唐山，正需人手，我們便加入爲乾股，由將來生意上的紅利來攤還股本。

。因此，我們辭去所有僑社職務，但黨部秘書一職無法找到適當人選，竟拖延半年之久。

萬事起頭難，我們合營的這間「亞洲」餐館，規模算是中等，內外有職工十二名，連我們夫婦共有十四人，我們每天早上六時起身，七時以前必須趕到餐館開門，做到下午三時，抽此空檔，我可睡三小時，六時恢復工作，一直做到十一時才能回家。每天工作十三小時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「五一」勞動節因職工全體休假不能不關門外，天天不停工作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。我們的生意還算不錯，三年時間，我們所賺紅利，已夠還本。而且我每天多做勞動，少用腦筋，身體反而健壯起來，可說是意外的收穫。

移居米埠另圖發展

這樣長期下去，我們總覺得全靠勞力來賺幾個血汗錢，並非上策。我們有知識，有能力，現在既有一點經濟基礎，應該另謀發展。但墨京只有咖啡餐館好做，不如離開此地，另覓途徑。

我們在餐館足足做了五年，仍將餐館交還愛和叔，並謝謝他栽培我們的好意。

辛苦了五年之後，我同祖槐便到墨國各地旅遊，考察商業，在此期間，忽然接到米市加利（MEXICALI以下簡稱米埠）余榮滾等同志來信，他們知道我已退出餐館，堅邀我們前往該埠主持黨務。我以不願再作馮婦爲辭，加以謝絕。但他們再次來信，說黨部現擬改建黨所，樓下開作舖位，出租生息。希望我能前往主持籌建工作。

，待完成後，我們可租樓下舖位來做生意，符合我們心願。我們還在考慮的時候，黨部已寄來兩張飛機票，並說米埠經濟現正繁榮，機不可失。我們鑒於他們的誠意可感，便答應了。

墨京同志僑胞聽說我們要去米埠，大都不表贊同，說那裡的天氣熱到一百度以上，雞蛋都晒得熟，你們怎麼受得了？但有幾位最近去過米埠的人卻表贊同。他們說：那裡的經濟確是繁榮，你們年輕有爲，可以大展鴻圖。我亦認爲那裡幾十萬人都能生活得好好的，爲什麼我們不能？一九五二年五月中旬，我們由墨京飛米埠，展開我們生活新的一頁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調寄書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